相遇于自然：华兹华斯与孟浩然的诗性追求

余艳娟

(广东行政学院　外语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83)

摘　要：华兹华斯与孟浩然之间的可比性在于二人均强调以诗歌入自然，以情感入自然，把自然作为生命家园，在自然中求灵魂的净化。但是二人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华兹华斯在自然中寻求神性，并在神的怀抱中获得升华了的主体性，是得到了“人的自然”；而孟浩然则不同，他所寻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人的主体性并不高扬，在他的诗中自然是“人化自然”。

关键词：华兹华斯；孟浩然；自然；诗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5934(2005)02 - 0052 - 04

华兹华斯与孟浩然，在时间上相隔千年，在空间上距离万里，将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二人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我们认为，虽然二人在时空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他们却是各自文化中“自然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热爱自然、描写自然，全身心地拥抱自然，他们的生命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交融、相互摩荡的过程中得到升华的，他们的诗情，是在与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得到激发的。他们都是在人生不适意后走入自然。在他们的诗中，自然俨然就是主体，是生命力凝聚之所，是理想的所在。他们都强调复归自然，认为自然是人类永远的家园，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适都可以在自然中得到完整的消解。实际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自然中相遇了，在自然中展现了各自的特征，也在自然中见证了差异。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代表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 - 1850），出生在英国西北部乡村湖区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律师的儿子。他曾徒步漫游阿尔卑斯山，深受大自然的熏陶，对大自然有着朴素的感情，这段生活给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认识带来了终身的影响。华兹华斯进入剑桥大学以后，在那里阅读了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大量作品，接受了启蒙主义思想教育，深受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1792 年他 22 岁时开始诗歌创作，曾游历过瑞士、法国、德国，1795 年回到英国，定居于乡村湖区，继续从事诗歌创作直到逝世。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是英国文学史上成功的表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诗人。他深沉而真挚地热爱大自然，以他整个身心拥抱大自然，他把大自然视为人类万物之本。在他眼里，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源泉，而且也是提供人类发展和壮大的保障。所以，他在诗中极力地推崇一种和谐的美——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尤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共存。他在诗中咏赞自然界的光景声色对人类的影

收稿日期：2005 - 03 - 07

作者简介：余艳娟（1966 - ），女，湖北武汉人，广东行政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语用学、翻译学等。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响，倡导从自然界中获得情感，以自然来启迪人生并拯救灵魂，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完美的和谐，这也正是他所执着地倡导“回归自然”的必然所在。

他在《序曲》的“学童时代”卷中写道：“我常常在静谧的星空下独自漫步/一边感觉着声响的所有内涵/听它弥散出超逸于形状/或形象的崇高情绪……/我会站在岩石下，听着空中的鸣叫/唱出古老大地的精神语言/或在远来的风中隐去。”他将大自然看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华兹华斯看来，自然具有三重意义：（1）它充满人性，是人类的朋友、老师、乳母和慰藉者。自然孕育了万物，教会了人们做人的道理。华兹华斯本人坎坷的生活经历更使他寄希望于大自然来恢复平静的心境；（2）它是真正的理性的象征，与动荡不定的世界和浮躁不安的人类相比，它显得稳定和永恒，自然的秩序与和谐表现出了令人类敬仰的理性；（3）它又是神性的表现，这与当时流行的泛神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是上帝的仆人，它离上帝最近，回到自然就是把自然看成了人类精神追求的某种象征。

这是一种“虔诚之爱”，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虔诚态度，说明了他把自然看得非常神圣。他将自己的道德情感与自然的外在形象联系起来，像他在《丁登寺》中所表达的一样，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与自然的交往，都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他是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认识到了对人类的爱，并找到了心灵的安宁。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时是这样，死后也返回到大自然中去，人与自然之间没有界限。自然既在身外，也在心内。在诗人看来，远离童年和远离自然的人们，可以通过回忆童年和与自然的亲和状态而返回自然，走向成熟，更加热爱人类，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忧伤，摆脱孤寂，获得快慰和拯救。这也正是中西文化的分野，在中国人的眼中，只有“道”的自然流转而不会有“神”的自在运行。所以，虽然同归于自然，而各自眼中的自然又有很大的分别。

自然景物是华兹华斯眼中的一道永远具有艺术魅力的风景线，也是诗人的灵感源泉。自然被诗人赋予了神性的光晕而不再是客观的自然，诗人以诗来表达内心对自然的虔敬，描绘他直观与顿悟到的自然的有灵。对此，他在著名诗篇《丁登寺》有精彩的描绘：

对自然……我感到
仿佛有灵物，以崇高肃穆的欢愉
把我惊动；我还庄严地感到
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
寓于落日的光辉、浑圆的碧海，
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
仿佛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
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
和谐地运转。

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一诗中，诗人将大自然的神性与整个宇宙大灵魂合为一体，将它称为“宇宙精神”：

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
你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
是你让千形万象有了生命
是你让他们生生不息地运转！

然而，华兹华斯并不主张对这种宇宙精神给予顶礼膜拜，他更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自觉地顺应它，融入到它的广袤、绵延与无限之中去。这便决定了华兹华斯的泛神论立场与基督教教义有所不同。后者认为人须寂灭自我情感，弃绝现世生命，现世毫无价值，来世是人的皈依。而华兹华斯的泛神信念则是将上帝引入到所有存在物，将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世俗世界中来，使世俗世界充满神性的辉映，获得神性的终极依靠与终极关怀，因而改变了生存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目的性。自然或卑微之物就在神光的普照中而拥有神性。华兹华斯的很多诗歌在描绘自然景象之后，总是将对象提升到神灵境界。

而在古老的东方，自谢灵运以降，田园山水诗将自然作为了自己生命的源起与最终家园。发展到唐代，以王维、孟浩然为主的的诗派更将自然诗推向了新的高峰，尤其以孟浩然更具特色。

孟浩然生活在襄阳郭外祖上留下的庄园里。自幼饱受秀丽山水和优美田园的陶冶，与山水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襄阳自古多隐逸，“从汉阴丈人到庞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闻一多《唐诗杂论》) 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孟浩然产生了极深厚的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影响。得江山人文之助，加之唐代又是隐逸之风盛炽的时代，受世风的影响，孟浩然一生除了四十、四十六岁两次求仕外，他的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徜徉山水中渡过的，足迹几达半个唐帝国，受生活经历的影响，诗人就信然地走进“真”与“自然”的境界。

孟浩然的诗风，以一“清”字概之。清，与浊对，水澄澈貌。水之澄澈，给人以清晰透明之感。客体的清，给人的感觉是爽适幽美的，因此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诗人孟浩然，喜欢明净、雅洁、澄澈、透亮。他的诗，表现出一种对雅致清远意境的特别追求，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关于孟浩然诗的清的特征，古人又有清雅和清旷之说。何谓清雅？古代文人的所谓雅，往往含有执著世情、不染红尘、清心寡欲、淡薄名利之意。他不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有清净淡远之思，超尘出世之想，这是古代文人雅士崇尚的一种品德。李白《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就是将其作为一个隐居的高士来赞扬的。

何谓清旷？所谓旷，是诗人胸襟开朗旷达在诗歌中的表现，而在表现旷的时候，又能以清新的笔法出之，故能使诗境清旷。孟浩然淡泊旷达，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功名富贵，既能看破世情，也能淡泊自守，做到宠辱不惊，面对困难和挫折泰然处之。他既有儒家入世思想，执着追求功名富贵的一面，也有超脱世俗、淡泊名利的另一面。他心胸比较开朗，心情旷达，既不因仕途上受挫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也不因经历的坎坷而哀叹，表现出一种颇为开朗的胸襟：“荣辱应无间，欢娱当共保”（《襄阳公宅饮》）、“穷途若有命，欲向论中推”（《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寂”（《山中逢道士云公》）。他把生活与仕途的荣辱看得很淡，乐天知命，喜欢过一种恬淡闲寂的生活，追求真正的生活乐趣，诗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譬如“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氛氲互百里，日入行始至”（《寻香山湛上人》），这是一个旷远的境界。“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洗然弟竹亭》）。饮酒能使人变得旷达而少忧，并有无限的情趣。这些诗都是诗人思与境和谐的产物，表现了诗人旷达的情怀。

在题材上，他的田园山水诗几乎都取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闲居的感受。山中登览的意兴，隐者过从的情谊，以及独居时怀人的惆怅，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山中逢道士云公》、《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夏日南亭怀辛大》等诗，都在宁静闲敞的环境中勾画了自己不亲农事、终日高卧、散淡闲逸的形象。《夜归鹿门歌》由山寺的钟声，渔梁的争渡，鹿门岩扉的幽寂，月下松林中自来自去的幽人，更为高士的形象增添了散朗飘逸的风神。他又善于将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融会到清旷的境界中，展现内心微妙的情绪。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在疏朗明净的晚归图上，将登高赏秋的心旷神怡与清淡的薄暮交织在一起，表现诗人不可名状的情绪。《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以疏简的笔墨勾勒晚归时所见的景象：正在下山的牛羊，消失在暮色中的樵子，悄默无声的草虫以及倚门伫立的村妇，都淡化了秋山的空寒和黄昏的惆怅。《过故人庄》将一个普通的村庄、一餐简单的鸡黍饭写得极富诗意，将恬静的乡村风光，宾主间真诚的友谊，表现得朴素自然，生活气息浓郁。诗人泼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既使日常生活诗化，雅化了士人的生活，又使诗歌生活化，缩小了诗歌与世俗的距离。可见，孟浩然是寻求在生活与自然之间的立足点，以达到“适意怡情”的天人合一境界，这也是全体中国文人所孜孜以求的超达之境。

综上所述可知，东西方文化是可以相遇的，而对比一方面寻找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支点，在这一点上，可以承载两种文化的特质与历史重量。无论是华兹华斯还是孟浩然，都将自己的诗人生命寄托在自然，在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最终皈依甚至将自然作为生命的本体。他们的情感与自然共振，他们的气息与自然相通。但另一个方面，通过对比研究可将各自区别于对方的特征标画出来。毕竟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华兹华斯最后在自然中找到了神的救赎，在现实中失落的生命真谛会由神来给予。他的自然是人的主体性的本真飚扬，能净化人的一切心灵，所以，概括地说，他的自然是“人的自然”。而在孟浩然那里，于自然求索的结果是与天的合一，与自然的合一，人在其中消化了其主体特征，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人完全融化到自然中去了，“我”已经不再存在，以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无我之境”，这种自然是“人化自然”。

参考文献：

[1] 苏文菁. 华兹华斯诗学 [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严忠志. 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2).

[3] 李景白. 孟浩然诗集校注 [M]. 成都：巴蜀书社，1998.

【责任编辑：赵佳丽】

Nature Encounter：Poetic pursuit in Wordsworth and Meng Haoran's Works

YU Yan-ju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Guangdong Admintrative College，Guangzhou 510083，Guangdong China)

Abstract：Both Wordsworth and Meng - haoran placed their emphasis on nature in their poems. But in Wordsworth's poems，the nature is human nature；whereas what Menghaoran dreamed of is humanized nature.

Key words：Wordsworth Meng - haoran；Nature；Poem

(上接第 46 页)

“Soul Takes Risk Between the Works of Masterpiece”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Comment on Ming Tsing Novels

WENG Xiao-man

(Chinese Departrment of Nanjing Universty，Nanjing 210093，Jiangsu China)

Abstract：As for the arena of the comment on Ming - Tsing Novels，many studies concerned its historical context，though others focused on the literature ideas embodied in itself；meanwhile，reviewers are seldom aware of that the standards they use for evaluating the comments on novels are of literature review or composition，which is in some extent expected to look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omment on Ming - Tsing Novels .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ries not only to profile the features of the comment on Ming - Tsing Novels but also to illustrate the“literal idea”of those critics by deploying narrative analysis and employing the new criticism in parallel.

Key words：The comment on Ming - Tsing Novels ，Narrative，the new criticism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